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刘森林 ● 主编



[美] 麦卡锡 (George E. McCarthy) ● 选编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

——十九世纪德国社会理论与古典的古代

Marx and Aristotle: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

郝亿春 邓先珍 文贵全 等 ● 译

陈开华 ● 校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刘森林 ● 主编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

——十九世纪德国社会理论与古典的古代

Marx and Aristotle: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

[美] 麦卡锡 (George E. McCarthy) ● 选编

郝亿春 邓先珍 文贵全 等 ● 译

陈开华 ●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 / (美) 麦卡锡选编; 郝亿春, 邓先珍, 文贵全等译; 陈开华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经典与解释·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ISBN 978-7-5675-2446-0

I. ①马… II. ①麦…②郝…③邓…④文…⑤陈… III. ①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哲学思想—影响—马克思主义—文集②伊壁鸠鲁(前 341~前 270)—哲学思想—影响—马克思主义—文集 IV. ①A81-53②B502.233-53③B502.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1959 号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十九世纪德国社会理论与古典的古代

选编者 (美) 麦卡锡

译者 郝亿春 邓先珍 文贵全等

校者 陈开华

特约编辑 李涛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15.75

字数 365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2446-0/B·878

定价 68.00 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出版说明

贫瘠的园地造就贫瘠的思想，肥沃的园地孕育高深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之花是在吸收了西方古今丰厚思想营养的基础上孕育和绽放的。许久以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理论来源的说法影响甚广，似乎马克思的思想根基主要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国民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理论相关，只要弄懂了这三种思想，就能确切把握“只有三个部分组成的思想体系”。这种看法无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基督教传统乃至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对马克思心灵的滋养。我们忘记了，马克思曾在标志性的“博士论文”中明言，自己要“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尽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在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名言与特拉西及法国国立研究院主张的以社会科学启蒙民众、改造世界的激进思想之间，在德国早期浪漫派倡导的“存在先于意识”与马克思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间，以及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与卢梭的一些思想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类似。可以说，没有从古到今的众多思想的滋养和熏陶，仅靠三个来源是熏陶不出我们“熟知”的那个马克思的。

马克思进入汉语思想界已有百年之余，本土化的成果、实践，

甚至与这种本土化同时发生并相互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偏偏生养马克思的西方思想传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其实,西方学界同仁在这个园地里的辛勤耕耘已经收获众多成果。理解一种思想,就要掌握和重建孕育它的丰富资源,内心亏空和贫瘠的读者难以读出作者通过文字表征出的诸多义涵。马克思这个作者仍然在向当下的中国诉说,如果我们没有努力接近马克思的学术素养,尤其欧洲的古典素养,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的读者。

离开西方古典思想,离开西方传统思想,无法贴切地理解马克思。有鉴于此,在中山大学 985 二期创新基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的资助下,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系列”,以马克思与古典思想的关系为主,兼及马克思与现当代思想的融通,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刘森林

2007 年 5 月 10 日晚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目 录

导论 目光与眩晕/ 1

第一部分 黑格尔与希腊人：追忆往事

- 第 一 章 马克思及古希腊人对 18 世纪德国思想的影响
梅维斯/ 23
- 第 二 章 城邦的理想化 迪普/ 47
- 第 三 章 辩证法的起源 史密斯/ 98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伦理学与古希腊物理学

- 第 四 章 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古希腊传统 戴高礼/ 141
- 第 五 章 马克思与希腊哲学 巴拉诺维奇/ 206

第三部分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人类能力与社会结构

- 第 六 章 本性、功能与能力 纳斯鲍姆/ 231
- 第 七 章 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青年马克思的伦理学 凯恩/ 283
- 第 八 章 家庭、市场和公司 布斯/ 321

第四部分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道德与实践

第九章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 米勒

/ 363

第十章 马克思的道德实在论 吉尔伯特/400

第十一章 实践与意义 马格里斯/435

第十二章 马克思的主体性、唯心主义与希腊哲学 若克

默/472

导论 目光与眩晕

——从雅典卫城看现代性

麦卡锡(George E. McCarthy) 撰

郝亿春、邓先珍 等译

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文集。正如由最近东欧铁幕的破碎而展露出的曾经丢失的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一样,遮蔽马克思著作的铁幕看来也行将就木。铁幕的消失展露出使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理论得以奠基的传统与目光的丰富复杂性。这部著作所包含的论文试图通过下述途径撩开历史的帷幕而看得更深远一些,即通过考察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与伊壁鸠鲁的思想——对19世纪社会理论家马克思著作的影响。这部文集辑入了几篇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但其中大部分还是为本部文集而新作的。

在18世纪,德国沉浸在神秘的魅惑中,这种魅惑便是通过温克尔曼(Winckelmann)、莱辛、诺瓦利斯(Novalis)、歌德、席勒以及荷尔德林等人的想象而进入迷人的远古世界。这种魅惑集中于文学与艺术领域。然而,到了19世纪,古希腊这种奇怪的魅惑开始渗入德国的政治与经济理论,直至伦理学与社会理论。由于发觉不能遵从(或至少是应对)古人的理想,这些德国思想家便批判地估价现代性的原则与结构;经济与政治机构被迅速地以古典抱

负及哲学期待的范式进行检验。其结果是道德与政治想象的膨胀,以及对现代性的脆弱与肤浅的激进洞见,当然也有在可资利用的实践选择方面的晕头转向与无所适从。希腊人提供给现代人的目光与眩晕在美学上是迷人的、在道德上是拔高的、在政治上是具有挑战性的。正因如此,西方社会理论史中的经验社会科学才执着于伦理学与政治理论。正是在这种关联中显示出马克思贡献于现代思想的力量。马克思的贡献并不在于社会工程、科学控制及经济预言(正如他通常被误解的那样),而是应该用更为广阔的视域来衡量,即以其对人类能力、政治理想及社会理性的推崇来理解。他对未来的见解如此珍贵和深远源于他对过去的理解如此敏锐和激动人心。他对占有性个人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商品生产的批判程度最终建基于他对亚里士多德及伊壁鸠鲁理解的深度,以及后两者将其道德理想所提升到的高度。

出于雅典卫城的远景在马克思这里为下述情形投射出一种机会,即把古人理想化于现代自由主义真实可能性的框架中。对马克思而言,他有意识地尝试将和谐、幸福及美统合到现代工业社会的核心中。然而,吊诡的是,虽然魅力如此之大、影响如此重要、意义如此深远,上述关联的绝大部分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这不是说这个主题先前没被书面讨论过。这只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解释中它尚未成为一个中心论题,而且它也没被用以帮助理解马克思贯穿其终身的经济学及政治学理论的进展。这部著作试图对这种情形进行部分弥补。一组来自政治科学、哲学、古典学以及社会学等较为广泛领域的作者将对马克思与古希腊的关系做出一种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些解释将表明,马克思从《博士论文》(*Dissertation*)及早期著作开始的初始研究到《大纲》及《资本论》中的后期观念,如果离开与所推崇的古典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关联是多么不可理解。

在其智识进展的每个关键阶段,马克思都特别提及亚里士多

德在其自身思想中的重要性。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保存下来的部分文本中,他提到亚里士多德 30 次,而在其《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本》中则提到 20 次;在其《大纲》导论的一开始,他就通过回指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观点即“人生而是政治的”来批判 18 世纪鲁宾逊式的人性论和市民社会的片面个人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将其生产及消费理论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潜能与现实理论相关联;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承认亚氏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并对他自己劳动价值论的提出至关重要。在其《资本论》第一卷特别援引亚氏的地方有多处:在第一章的开头,马克思就援引了亚氏的价值理论(一般本体、交换及等价物);在第二章开头援引了亚氏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在第四及第五章援引了亚氏对家庭经济学(买卖与物物交换)的经济与牟利经济学(作为商人的资本与承载利益的资本是为了获利而交换)的商业的区分;在十三章援引了关于人的政治与社会本性观念;在第二十五章援引了关于闲暇、奴隶与技术发展的关系等思想。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经常引用亚氏的《论灵魂》、《形而上学》、《论动物的生长》、《物理学》、《论生成与毁灭》以及《论天》,而在其后来的经济学著作中则主要援引《尼各马可伦理学》及《政治学》。

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的开头,我们看到马克思把亚氏认作为他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提供了关键洞见的人物。这种认可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证据,即马克思自己理论的形式与实质需放在古典时代更为广阔的文化与哲学传统中理解。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与在伊壁鸠鲁那里发现的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更为贴近,这为他提供了相应观念,而这种观念又是他后来经济与政治理论的一种借助。例如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实证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运用、他有关身体本性与人类本性的哲学、他的认识论以及伦理思想等

使他得以洞见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脆弱性。面对城邦与亚里士多德体系的衰落,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及怀疑主义为马克思提供了选项,因而也提供了对黑格尔体系自身残余物的另一种洞见。亚氏为马克思自己下述观念的发展与理解提供了理论框架,即公民权与民主、为类与个体发展提供先验结构的经济体系、自然法与理性的观点、活动与实践的概念、人类解放、幸福与自身解放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还有需要理论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

著作纲要

第一部分:“黑格尔和希腊人:追忆往事”,考察了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返回古希腊城邦的情形,而这种城邦又被作为批判性地考察与解释现代政治及社会机构发展的模型。本文集第一章承担关于希腊诗歌、艺术和戏剧对18世纪德国美学和文学影响的考察。在“马克思与古希腊对18世纪德国思想的影响”一文中,通过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的著作,梅维斯追溯了自德国启蒙运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以来,德国人对希腊强烈热爱的进展。没有这种对现代德国思想关键性的介绍,19世纪黑格尔与马克思二者的伦理学、政治哲学和经济理论将变得不可理解。德国人对希腊的渴望(Griechensehnsucht)正是从这里开始。梅维斯认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视为“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不断扩展的裂隙之中的重要思想家。”当马克思运用古代人的范畴与概念框架来处理现代性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根本转型时,马克思是站在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的。梅维斯通过引述卢卡奇的著作,阐明了古典的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变为“人本主义者反对资本家的劳动分工导致的人的贬低”的一部分。在广阔的领域里,德国人在范畴的探究方面,

自由地借助于希腊时期；他们失落的公共领域的政治范畴，表达人类灵性与感性的新人道主义哲学范畴，他们的美、完美、整全以及和谐之理想的美学范畴，以及心灵与身体、物质与精神、自由与必然和个体与社会之统一的伦理范畴。希腊被作为完美和普遍性的形式，与此相对照的是，碎片化、劳动分工、阶级冲突和现代性的功利主义被认为是较低层次的。古代人的理想通过德国人对 18 世纪的新唯物主义注入一种失去的渴求而得以复兴。

梅维斯总结了德国作者及其对重返古人运动的个人贡献：温克尔曼的素朴和绝对美的理论；赫尔德的人类历史与普遍启蒙的理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与戏剧理论；以及荷尔德林的诗歌神话学与美的理论。在该文末尾，梅维斯转向了巴特勒(Eliza Butler)的著作《希腊对德国的暴政》(*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以及她的关于希腊精神对德国的暴政之非自然性所导致的 19 世纪三四十年的严重后果的主题。论及这个主题，梅维斯认为这种特别的关系准许了现代人在奔向现代性中坚持已经失落的理想、价值与可能性。启蒙之光源于希腊火焰，而在 18 世纪它则向北方燎原。

迪普在其对黑格尔的政治理论的分析中延续了这一思想路线。在第二章开端，“完美的城邦”中，迪普通过追溯黑格尔的政治理论的发展，即从他的早期著名论文《自然法》试图整合古典希腊的理想到《法哲学》中越来越批判与怀疑的态度的发展。从文科中学的早期日子起，黑格尔就浸润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在迪普看来，黑格尔试图为 19 世纪的德国听众重写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与此同时超越它的局限性、二元论以及古典奴隶制度基础。黑格尔从批判身心二元论、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以及对基督教中个人解放与彼世性的强调开始。针对囿于霍布斯与笛卡尔及所有制个人主义政治理论影响的狭隘限制，黑格尔试图在希腊人中寻求如何可能将个体统合到社会与世界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迪普看来,黑格尔也在尝试雅典与耶路撒冷的整合,也就是从一些人是自由的信条到所有人是自由的信条的展开。马克思通过转换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与人类机能的层次,将继续这种发展。依次,他将整合创制(制作与技术知识)、实践(政治行动与实践智慧)与理论(理论沉思与科学)之间的冲突。黑格尔,特别在他的晚期著作里,也曾尝试过一种和解,但是在解决知识诸形式的划分方面失败了。依照迪普的看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黑格尔没能看到市民社会内的社会分工与自利、竞争、私有财产以及狭隘的个体主义的连锁体系。这些分工不能通过虚假的个人主义或在君主政体或中世纪行会体系中的社团主义形式的制度化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马克思带着他自己的信条开始了在它们的全部完整性与合理性的领域的综合,也就是,对知识的合理性、参与的民主以及自由社会内部的劳动领域的综合。

迪普在他的讨论中强调黑格尔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对现代国家的原理与结构的分析。现代性的诸特征就是把它自己与古典的时代清晰地区分开来。黑格尔作为“新亚里士多德”勾勒了现代性诸原理:抽象自然法的信条、市场经济自由,以及良心与自由意志的主观自由(浪漫主义、基督教和康德的实践理性哲学)。这种市场社会的结构特征包括了市民社会、竞争市场、劳动的专门化、私有财产和无序,正如现代国家的结构一样(抽象权利、财产、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统治)。只有在这种结构中黑格尔的思想才可能存在,即人性才会形成社会模式,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在于主体间精神上的承认——在于自身意识与尊严的相互加强。这表现了黑格尔重建希腊伦理(Greek *Sittlichkeit*)之现代形态的明确努力。

在亚里士多德从政治中排除出经济的地方,黑格尔则试图整合它们。迪普追随里德尔(Manfred Riedel)、凯利(G. A. Kelly)和史克拉(Judith Shklar)的进路,认为黑格尔在 19 世纪的转折点

上,试图从他早期的对古代与现代的直接的和解与综合转移开。这种与其早期著作的断裂和背道而驰,在《精神现象学》的写作时期便得以完成。事实上,黑格尔迈向了创造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政治理论。在迪普的一章里论及关于希腊家政(household economy)的本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道德和政治诸原则(能力)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伦理(*Sittlichkeit*)的本质的主题,通过本论文集的其他作者得到了展开。

在第三章,即“辩证法的起源”中,史密斯(Steven Smith)继续描绘古希腊人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他也称黑格尔是“德国的亚里士多德”。史密斯概括了黑格尔辩证方法的起源的不同思想流派,它受惠于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希腊悲剧,或是普罗克鲁斯和普诺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尽管史密斯并不拒绝这些主张,但他转而强调从埃利斯的皮浪、苏格拉底以及智者学派,直至塞克斯都的伊壁鸠鲁的古代怀疑论的作用。他认可了处于黑格尔方法心脏地带的对基础主义的怀疑批判的重要性,并在《精神现象学》著名的导言里得道了极为清晰的阐述。

与建立在休谟与舒尔策(G.E.Schulze)著作里的史密斯称之为“现代怀疑论的教条主义”不同,怀疑论的希腊形式更为彻底和更有穿透力。与对道德选择的认识论基础的攻击一样,它攻击了作为知识不充分基础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正如哲学家从政治活动引退那样,怀疑论的认识论形式引起了一种灵魂的宁静(*ataraxia*),然而,正如他们批评政治系统的流行价值观那样,道德怀疑论破坏了城邦的道德与文化传统。他们的目标是增大自我意识与道德自主。对史密斯来说,怀疑论处于黑格尔体系与方法的中心地位,正如黑格尔试图通过对精神运动的历史的把握来达到宁静状态一样。

在黑格尔眼里,从休谟到新康德主义的现代怀疑论从来就没有彻底过,因为一方面他们只可能挑战超越感官的实体世界的合

法性。他们使怀疑主义批判的范围之外的可观察和可感知的世界纹丝不动。这就是使得它的现代形态教条化的东西。另一方面,黑格尔攻击了作为真正知识基础的感性确定性、知觉和理智的世界,也就是直接给予的世界。这一对“世界客观性”的批判,为黑格尔提供了其批判和辩证的分析方法基础。这个基础的哲学起源植根于希腊经验。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怀疑论导致了虚无主义和彻底的主观性。他们是反思古典文明遗产的意识形式。接下来,史密斯带着辩证法的超越和扬弃(Aufhebung)观念、必然、总体和存在的理性结构,转向了辩证法的积极面相。从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的观点来看,在这一分析中,黑格尔也扬弃了辩证法的现代评价。

第二部分,“马克思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伦理学和古希腊物理学”集中分析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经济政治理论的早期发展阶段。本部分始于第四章,戴高礼的“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古希腊传统”。这是本论文集当中涉及范围最为广泛的文章,它勾勒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直至《资本论》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涉及的专题包括,对19世纪欧洲教育注重古典训练之特性的分析、马克思的背景及其在柏林大学的教育经历(在那时候,柏林大学是国际古典研究的中心)、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的博士论文当中对古希腊唯物主义和正义思想的关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他后期经济学著作的关联、《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和社会思想当中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元素。在其详细的论述中,作者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视为进入马克思思想“隐藏的内部结构”的入口。事实上,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通过伊壁鸠鲁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因为马克思将科学与伦理,唯物主义与道德,经济学与政治学都融入这本综合性的著作中。勾勒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及其各种形式——分配的正义、交换的或矫正的正义以及在其需要与友爱的整体理论中的回报正义——作者进一步阐明

了马克思是如何借用这些理念并将之融入其共产主义理想、类本质思想、人类需要论、自然权利和道德批判、经济学异化理论和最后的正义理论。

这部分的第二篇论文是第五章巴拉诺维奇的“马克思与希腊哲学”。该文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视为一部论述自我发展和启蒙的著作,在其中,马克思试着站在黑格尔左派立场上与黑格尔自身联系起来。马克思对《博士论文》主题的选择及其对晚期希腊哲学的关注反映了他对古希腊思想的热爱。然而,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式回应和批判也使他得以重思自身与黑格尔及黑格尔学派成员们的关系。按照巴拉诺维奇的解释,马克思在一次不同寻常的转变中指责黑格尔的追随者——大卫·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最初非批判地接受黑格尔,而之后对黑格尔的批判力度又远远不够。在考察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之后,作者指出,马克思是在解决自己与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大部分的二手文献都认为,1841年的马克思还处于隶属于黑格尔左派阵营的阶段。作者质疑这一普遍看法。他指出,马克思此时早已在挑战黑格尔学派的思想了,远远早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1844年)当中与黑格尔学派的公开决裂。作者论证道,马克思在其著作的最开始就已在批判黑格尔左派了,马克思指责他们在解释和批判黑格尔时的“无知、天真的不加批判和无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视角下,作者开始研究马克思有关伊壁鸠鲁幸福观和正义论的解释的重要性。作者与传统理解(包括他自己早期的观点)发生了分歧,他严厉谴责伊壁鸠鲁在奴隶制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怯懦与伪善。伊壁鸠鲁式的自由在精神和理论上赋予马克思以灵感,而斯巴达克斯的行动才是现实的推动力,促成“费尔巴哈提纲”的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第三部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人类能力与社会结构”直接

引导我们进入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的联系之中。本部分三章的工作聚焦于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之本性所持的观点,这种人之本性乃是作为在清晰界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人类能力之发展与自我实现。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论文集中论述亚里士多德,在文末提到了马克思,而凯恩(Philip Kain)的论文则相当详细地展开论述了马克思伦理学理论中的亚里士多德元素。纳斯鲍姆与凯恩两位都强调了人类天性与能力的概念,以及他们的先在的必要社会条件:社会结构。布斯(William Booth)的论文通过分析由马克思加以考查的不同的社会结构而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马克思认为,下述社会结构要么抑制要么推动了人类潜能与功能的全面发展: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工厂或公司以及共产主义。本部分三章通过对人类本性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的先验理解而结合在一起:经济学作为共同体内人类进步的基本目标的次级基础。

第六章是纳斯鲍姆的“本性、功能与能力”。她以共同体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资源的政治性分配为背景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之善、需要和人类功能的理论。她试图澄清“善的安排”与“善的功能”之间的重要区别,或为实现善之生活或人类幸福所必要的社会结构之间的配合。她的主要观点是,相对于今天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尤其是罗尔斯,亚里士多德为政治理论家们提供了一种善之生活的更强愿景。因而,亚里士多德对在一种交换经济内的金钱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为关于善与幸福生活的强理论(strong theory)提供了社会背景。纳斯鲍姆捡拾起从亚氏《政治学》中所发现的关于政治分配的互有差异且互相冲突的观点。通过讨论最佳与最可行的政制与生活方式,她争辩道,亚里士多德的主导论题辨明了一种更民主的政治分配类型,在其中“对每一个体而言的善就是用以维持每一个体的那种事物”。

纳斯鲍姆接着写到,对于亚氏来说,幸福应当广施于政治共同